



紫帽寻“心”

黄良

闽南山川毓秀，泉州西南，紫帽山以紫云绕顶，层峦如冠得名，与清源山遥相对望，为泉州四大名山之一。此山不仗雄奇，不恃险峻，却以一川青绿，一谷烟岚，一路心字石刻，成为闽南人心中最温润的精神原乡。登山寻心，石上留痕，字里藏禅，一步一景，皆是与自我、与时光、与天地温柔对话。

紫帽山的灵秀，藏在四时风物里。清晨入山，薄雾如纱，轻笼峰峦，淡紫烟岚自谷底缓缓升腾，漫过松竹，漫过石阶，漫过古寺飞檐，将整座山晕染成一幅泼墨山水。石阶蜿蜒，隐于浓荫之间，两旁古木参天，枝叶交错，漏下细碎日光，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光影。山风穿林，携草木清香、泥土温润，深吸一口，尘俗烦扰尽散，只余满心清宁。偶有山泉叮咚，自岩缝渗出，沿石径流淌，清冽甘甜，如琴音轻扬，伴人缓步前行。山路平缓，无险峰之陡，无峭壁之危，老少皆可登临，不必急于登顶，只需慢赏风景，静听心音，便觉岁月安然。

行至山腰，金粟洞古刹隐于林木间，香烟袅袅，梵音轻扬。此洞为唐代道场，宋代紫阳真人张伯端曾在此修真，留下诸多心字石刻，为紫帽山添上深厚文化底蕴。古寺青瓦灰墙，古朴雅致，院内松柏苍劲，花香幽幽，静坐片刻，心随梵音沉静，褪去浮躁，归于平和。而山间最动人的景致，莫过于散落在崖壁、石径、古寺旁的百余方心字石刻，这是紫帽山独有的奇观，亦是千年文脉的印记。

这些心字石刻，或篆或隶，或行或楷，字体各异，形态万千。有的端庄厚重，藏于巨岩之上，气势恢宏；有的小巧玲珑，隐于石隙之间，温婉灵动；有的阴刻深邃，如心事深藏；有的阳刻明朗，如心怀坦荡。相传古人刻心，意在修心炼性，明心见性，告诫世人存善心、守本心、弃歪心、远偏心。每一方心字，都是修行者的心语，都是岁月的沉淀，都是对生命最本真的领悟。山中更有一方放心石，心字外绕圆圈，刻列“提起万缘心，放下全无事”，短短十字，道尽人生智慧——心若放下，万般皆轻；心若安宁，天地自宽。

寻心之路，亦是修心之旅。沿山径缓步，目光所及，皆是心字，每见一方，便驻足凝视，与石刻对话，与内心相逢。有人寻心求仙，相传集齐百方可羽化登仙，千百年来，游人登山苦寻，却难寻全百。其实成仙不必，寻心即是归处，不必执着于数量，不必强求圆满，每寻得一心，便是一次自我觉醒，一次心灵净化，一次与本真相遇。石上无心，刻者有心；山本无言，观者有意。青山不语，以石为纸，以心为墨，将千年禅意、万般哲思，镌刻在山川之间，静待世人读懂。

紫帽山的心字，融儒释道三教智慧。佛家讲明心见性，见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；道家求修心炼性，清心寡欲，顺应自然；儒家倡存心养性，守仁向善，修身齐家。三教合一，归于一心，这便是紫帽山心字石刻的真谛。心是万物之源，是善恶之根，是悲喜之由，是人生之舵。守一颗初心，怀一颗善心，持一颗平常心，便能于纷扰尘世中，守住一方净土，得一份安然。

登临绝顶，凌霄塔巍然矗立，登塔远眺，天地豁然开朗。晋江如练，蜿蜒东流；泉州城郭，尽收眼底；田园阡陌，高楼林立，人间烟火与山川风月相融，美不胜收。风从天际来，拂过衣衫，吹散疲惫，此刻，俯瞰青山，回望石径，百余方心字石刻如星辰散落山间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紫云轻绕，山峦叠翠，心字藏禅，山水含情，天地辽阔，心亦澄澈。原来，寻心不必远走，心就在青山间，在石痕里，在自己的灵魂深处。

下山之时，暮色渐浓，山林归于静谧。回望紫帽山，青山如黛，塔影朦胧，心字石刻在暮色中更显温润。此山此景，此心此意，早已刻入心底。紫帽山的美，不止于风景，更在于心字石里的禅意，在于山川间的安宁，在于寻心路上的觉醒。它以一川青绿，包容尘世喧嚣；以一方心石，治愈人间疲惫。它以千年文脉，守护世人初心。

石上刻心，心随山静；青山见性，性自天成。紫帽山，是风景之山，是文化之山，更是心灵之山。此生愿常赴山间之约，寻心、守心、安心，在青山绿水中，悟人生真谛，得一世清宁。

| 纪事



“雨”你相遇

柯荣棧

初次来到石佛山图书馆，是在一个雨天。雨很大，水流遍地，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味道。停好车，走过一段公园的路，迈进图书馆的走廊，扫去身上的雨滴，我沿着L形的走廊走向大门。

进门前，我踩了踩脚，把雨伞放好后，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大雨，像是一种告别，坚决地向里走去。随着玻璃门缓缓打开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大大的“心”字，那落在心下的一点，看起来颇具禅意。门关后，把外面的雨声都隔绝了，顿时安静了起来，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图书馆是崭新的，落地铺设了闽南特色红砖，整墙的书柜一字排开，伴随着灯带那暖色的光，看起来异常温馨。大厅里摆了好几套桌椅，最旁边有一个落地平台，是儿童阅读区，有很多孩子坐在上面看书。我往里走去，看着书柜中一个镂空的位置，正对着一片玻璃，坐了下去。

玻璃是一整片的，直接从上延伸到桌面上，所以视线特别好。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无声的雨滴不时扑在玻璃上，然后又心甘情愿地向下滑落，雨水还在不厌其烦地拍打着树枝，冲洗着大地。而在馆内，仅仅隔着这一片玻璃，却仿佛身处不同的时空。馆内安静整洁，大家都慢条斯理地做着自己的事，聚精会神地看着手头的书、写着作业，没有下雨天的窘迫，没有被雨淋的担忧。在那些瞬间，我的心也渐渐平息下来，翻看起了书，把刚才从雨中的狼狽统统抛诸脑后。

馆内的环境让人感觉很舒适。随着书页不断地翻开，我慢慢静了下来，泛白的书页带着一个个文字不断进入我的脑海，拼凑出我对生活中某些场景的回忆。我沉浸在这阅读时光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光阴流逝的痕迹。直到我重新把书合上，内心对宁静的追求也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。这时窗外的雨还没有要停止的意思，而馆内也依旧祥和安静，不受外界干扰。

离开前，我特地办了张借阅卡，借了一些书要给孩子看，心想下次定要带孩子也来感受下这浓浓的书香氛围。当玻璃门再次打开时，我回头看了看那个“心”字，下面的那两行字一下子变得格外清晰了：“提起万般生，放下全无事。”也许我们就该放下那颗浮躁的“心”，去书籍中寻得美好的宁静。这也正是独属于石佛山图书馆的魅力——一种禅意与书香的完美结合。

从此，我寻得了一处放松身心的好地方——石佛山图书馆。也就在这雨中，我与“你”相遇了。



云里雾里紫帽山 刘翼 摄



| 忆旧

那些年，我们一起种下的树

黄旭升

又是一年春风至，万物复苏，满山翠绿，百花争艳。每到植树节，总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种下的树。种下一株树，便是种下一段光阴，一段历史。它绿化大地，荫庇岁月，更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。

古人云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草木无言，却最懂得时光深意。在闽南这片热土上，植树造林历来蔚然成风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，每年植树节前后，园林部门都精心挑选适宜本土生长的树苗，如榕树、玉兰树、菩提树、桃树等，发动各部门以及相关单位领导带头，引领全民植树风尚。一时间，城乡上下，绿意涌动，而朝气蓬勃的中小學生恰似春日新芽，成为绿化晋江家园最可爱的生力军。那时，我身为学校管理者，也曾多次带领师生奔赴山野，以双手植新绿，以初心护家园，把绿色的希望深深种植在家乡的泥土里。

最难忘那年春日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和煦，我带领上百名师生登上两辆大巴，拉上横幅——“春天，我们去种树”。这横幅在风中舒展，犹如一面满怀希望的旗帜。师生一路欢歌，直达

建设中的八仙山公园。大家有条不紊，按计划迅速分成若干劳动小分队。有的合力扛起高大的异形木棉树，肩挑手扛，步履坚定。有的挖坑、扶苗、填土、浇水，现场人声鼎沸，笑语喧天。阳光洒在一张张青春蓬勃的脸上，汗水浸透衣衫，却丝毫不见疲惫。

一棵棵木棉昂首挺立，如一个个卫士，静静守护着这片正在生长的大公园。大家望着亲手栽下的树苗，欢呼雀跃，满心都是劳动的喜悦与收获的甘甜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前往草庵至紫竹寺的盘山公路两侧种植榕树苗。山间乱石嶙峋，土薄水少，每一镐下去，都要与坚硬的石头较劲，即便费尽气力，树坑也难挖深。还好榕树生命力极强，不怨贫瘠，不畏艰难，只要有点土、浇上水，便能扎根生长。师生俯身山间，与石为伴，用心种下一株株希望。那时不曾多想，只愿为山路添一抹绿色，为后人留一片清凉。

春光无言，步履匆匆。如今再走上那条盘山公路，当年的小树苗早已亭亭如盖，枝繁叶茂，连成一片碧绿长廊。浓荫如伞，遮风挡雨，清风拂过，

枝叶轻舞，似在向行人轻声问好，又似在诉说当年的劳动时光。每一次登山路过，心中总涌起无限感慨，既赞叹榕树顽强的生命力，更为当年师生同心协力的付出倍感自豪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一锹一土皆是深情，一枝一叶总关岁月。我们当年种下的，不只是一株株树苗，更是一段历史，一份担当，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。那些树苗在风雨中拔节生长，终成参天大树；那些年少的身影，也在时光里慢慢长大，如今已步入社会，成家立业，各自绽放光彩。

岁月流转，山河染绿。不知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，是否还记得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是否还记得自己亲手种下的那棵小树？或许时光模糊了细节，但那些扎根大地的绿树，会一直守在故乡的山水间，见证岁月静好，见证家园变迁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。

春去春回，生生不息。那些年我们一起种的树，扎根大地，向阳而生，绿了山川，美了岁月，更在时光里留下最温暖的传承。



| 亲情

“姥爷，你别皱眉”

周国利

今年春节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外孙从千里之外的河南来晋江陪我过年。

每天黏在一起，我惊讶一个7岁孩子的精力旺盛，玩起来从不知疲倦；惊讶半年不见，上学才一个学期，已经能流利地阅读书报；更惊讶的是一个懵懂儿童，却对亲人之间的交流如此重视，对快乐的认知比60岁的姥爷都深刻。其间，孩子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：“姥爷，你别皱眉。”

一次，我们去食堂吃饭，我把他最喜欢的红烧鱼与西兰花盛在了一个盘子里。结果，不能吃辣的外孙偏偏第一口鱼就被辣到了，“啊，好辣！”一口吐出来，再也不碰鱼了。

我奇怪地夹了一块鱼尝尝，不辣啊。便不由得有点生气，并看了一眼外孙，想埋怨他过于敏感和娇气。他却指了一下西兰花，我便又夹了一筷西兰花放嘴里，噢，原来西兰花是辣的。鱼沾了一点辣味，被孩子尝到了。我就稍稍带脾气地说了他一句，“就沾了一点点的辣，至于那么夸张、难受吗？”外孙马上贴近我，用既是劝又是反击的口吻说：“姥爷，你别皱眉。你

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许生气吗？”一下子，饭桌上的气氛由阴转晴。

来晋江，濒临大海，我理所当然想带外孙到海滩上踏浪、捡贝壳，早上看海上日出。但有点遗憾的是，这次外孙到这里，却偏偏迷恋上了在海边礁石滩上玩。我是有点反对让他在布满海蛎壳，或光滑或陡峭的礁石上跨越、蹦跳、捉迷藏的，随便磕一下，刮一下，都有伤到的风险。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：“我喜欢探险。”

又一天，风和日丽，我骑车带外孙去一处有名的海滩景区，计划骑沙滩摩托、赶海捡贝壳、吃点小海鲜。由于没有征得他完全同意，一路上孩子有点情绪低落，直到骑过沙滩摩托，他都没有高兴起来。我心里不由得有点小火气，但压着情绪，询问外孙：“这么平坦的大海滩，看到那么多的小朋友都玩得那么开心，你怎么还是不喜欢？为啥偏偏还惦记着去海岸礁石玩呢？受了伤多不好啊。”

外孙仰起头：“姥爷，你先别皱眉，好吗？我们小男孩儿就喜欢探险，碰点伤也没关系。小朋友、女孩子才喜欢海

滩，我很喜欢在礁石上玩，可以捡到各种怪石头、找小螃蟹、看到奇怪的海蛎贝壳，还可以翻越很高很陡的大礁石，看大浪拍打礁石，比较刺激。”这番话令我第一次感觉到孩子虽然才7岁，但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个性和想法，男孩子的勇敢、探险本性开始体现出来了。

转眼半月假期已到，外孙准备离开晋江返回河南。今年的春节因孩子陪伴，我变得充实、丰富，满足感十足。返程的前一晚，难分难舍的情感紧紧缠绕着我。送孩子去机场的路上，我都想不起该给他们说些什么。准备过安检了，外孙转过身胳膊搂住我，安慰道：“姥爷，你别皱眉头。我最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了。”

孩子的成长如雨后春笋，同时也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我们大人的态度与观点有多么幼稚、复杂，甚至不够纯粹。面对困惑有时都不如一个儿童那样直率，行动起来不如他们执着。嘴上说要快乐地生活，乐观对待一切，却往往还不如孩子那样豁达、开朗。想想，小外孙说得对：不要皱眉，我们要始终学会笑着直面生活，快乐地生活。



| 行走

探寻晋江源

马延灯

冬日微暖，风裹着山野的清润，我和几位同事一早自驾出发，往安溪桃舟乡去探寻晋江源头。

车子驶离集镇，路面渐渐蜿蜒，顺着山势起伏延伸，两旁的景致慢慢换了模样，褪去了集镇的烟火气，多了几分山野的静谧。沿途尽是连绵的绿意，茶树梯田顺着山岭铺展，墨绿的叶片凝着薄薄的晨露，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。风从车窗钻进来，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味，驱散了久坐的倦意。同行闲聊着，目光却总忍不住往窗外看，盼着早些见着晋江源的模样。

车行约一个时辰，踏入桃舟乡地界。道路愈发曲折，两旁林木愈发浓密，马尾松笔挺立着，枝叶交错遮了大半天空，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，在路面投下斑驳光影，车子碾着光影缓缓前行。路过几处村落，山野的静与村落的暖撞得刚好。从桃舟乡往深处走，乡道更窄了些。开了几公里，路便到了头，我们把车停在公路边的空地上。再往前，只剩石阶山路能通。

石阶隐在林间，一阶一阶往山坳里延伸，沾着晨雾的湿气。我们踩着石阶往上走，脚下是落叶铺就的软，偶尔能听见枯叶被踩碎的轻响，耳边只有风过林梢的沙沙声。走了快40分钟，腿有些发酸时，前方忽然传来极细微的“嘀嗒”声。循声望去，终于见着了晋江源的标识：一方灰石碑立在平整的石台上，“晋江源”三个鎏金大字裹着沉厚的墨韵，旁边的落款小字清晰可辨，碑身沾着点细碎的青苔，衬得此处源头更添了几分厚重感。

碑旁几步远，便是传说中的源头——没有想象中清潭的开阔，只有一股细流从青灰山岩的缝隙里渗出来，顺着人工凿出的石槽，汇成小指粗细的水流，不疾不徐地往下淌，连溅起的水花都是极轻的。谁能想到，这小管细流，竟是滋养了千里晋江的起点。我们蹲在石槽边，指尖轻轻碰了碰水流，清冽的凉意裹着山岩的润，顺着指缝往手腕漫，瞬间驱散了爬山的微热。

同行的本地人肖老师蹲在旁边，指尖点着石槽边缘：“这水流看着细，却是常年不断的。哪怕最早的季节，山岩缝里也能听见‘嘀嗒’声。这是山肚子里攒了不知多少年月的水，渗出来成了这一脉活源，顺着山谷往下，先汇进旁边的小沟，再慢慢聚成溪，连成河，最后才成了奔去泉州的晋江。”

我们在碑旁的石椅坐下，望着细流不紧不慢地淌。山野静得像被按下了静音键，只有水流的“嘀嗒”声在空气里轻跳，阳光透过枝叶洒在石阶上，暖光裹着肩头，连山风都带了点温暖，倒不觉得冷。肖老师指着远处层叠的山谷：“这水往下走，先成了桃舟溪，再汇进西溪，一路流淌到泉州城。不管外面的日子怎么变，这源头的水，从没断过。”

不知不觉近了正午，阳光爬高，山间雾气散了，视野愈发开阔。我们找了块平坦的草地歇脚，拿出带来的面包和饮品，就着山间清风简单吃了些。几人聊着沿途见闻，笑声落在山谷里，伴着流水声，格外惬意。偶尔有风拂过，暖融融的阳光裹着身子，竟生出让人慵懒的暖意，连起身的念头都淡了。

午后往回走，下山的石阶比来时轻快些，只是腿还有点发颤。路过石阶旁的小沟时，肖老师指着沟里的细流笑：“看，这就是源头的水，跟着我们往下走了。”我们凑过去，果然见清浅的水流顺着沟底的落叶往前淌，在碎石间隐了又现。

返程路上，车子顺着蜿蜒山路行驶，窗外的茶田、树林、村落慢慢倒退，可晋江源的清、山野的静、村落的暖，却总在脑海里晃。这次探寻，没遇着惊险的奇景，却撞见了最纯粹的清幽，见着了晋江源头最本真的模样。

那一管细流，是山的馈赠，也是江河的初心。它安安静静地淌着，顺着山谷汇聚成溪，连成河，带着安溪山野的清润，淌过泉州城的烟火，把万家灯火中的日常，都藏在了这一汪清水里。如今这里更是廉洁文化教育基地，这清冽不竭的源头水，恰如“清廉如水”的信念，滋养山河的同时，也涤荡着人心。这份藏在山野里的厚重，落在了我们的眼里，也沉在了心里。



| 感悟

迎春水仙最可人

夏涛

在闽南，料峭的春寒尚未褪尽，案头的水仙已如约赴这场岁末之约。那抹青碧从粗陶盆里探出嫩尖，像一句未说出口的乡音，轻轻叩开早春的门槛。

记忆里的水仙总带着闽南人特有的“土气”与“硬气”——它既清雅如凌波仙子踏浪，又沾染着灶膛柴火的暖意。只需清水一汪、卵石几粒，便能于孤寂中捧出满室幽香。可这份“好养”背后藏着玄机：稍不留神便徒长叶而不开花，或是花期短促如惊鸿一瞥。去年春节，我曾对着一盆垂头丧气的“蒜苗”叹气，直到读到丰子恺笔下那株“三番两次濒死”的水仙，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它的美，不在顺遂，而在绝境里的倔强。

丰子恺写水仙的笔触淡得像初春暖阳。“早了，冻了”，字句间不见悲悯，只有从容的记录。它蔫过、萎过，主人几近放弃，它却偏偏在某个清晨突然绽开一朵。这哪里是植物？分明是个沉默的哲学家，用生命诠释着“生机”二字——不是温室里的精致，而是野草般的韧性。就像电影《流浪地球》里那句台词：“不要因为害怕风浪，就不出海。”

或许正是这份“不完美”的真实，让水仙成了闽南人刻在骨血里的年魂。它不及牡丹富贵，难比玫瑰热烈，却有“清水芙蓉”的本真澄澈。单瓣者似惠安女素衣翩跹，重瓣者若刺桐花簇锦灼灼，俱是不攀援的独立风骨。古人咏它“凌波仙子生尘袜”，令人赏它“岁朝清供”的雅趣，连灶膛余温都能催生奇迹——冻僵的根须埋进柴堆缝隙，反酿出更浓郁的芬芳。这哪里是花？分明是闽南人对命运的铿锵应答，纵然身处咸涩的海风里，也要在心底辟一座花园。

如今案头的两盆水仙已抽箭待放。一盆赠予好友，附言“愿你如它，无惧旱涝”；另一盆留给自己，想看看它能否应了“广里”“只开花不长个”的承诺。其实长不长又何妨？重要的是它教会我：生命不必急于证明什么，该开花时自然会开。就像费玉清歌里唱的，“那么白，那么小”的水仙，哪怕经风雨，历霜雪，也要把香气留在人间。

黄昏推门而入，满室甜香扑面而来。我才惊觉：水仙从来不是供人观赏的摆设，它是光明的信使，是生命的诗行，是每一个平凡人心里那不肯熄灭的光。只要根还在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向着春光的方向，绿下去，开下去。

赏罢水仙，我在笔记中写下：清水凝香不染尘，冰肌玉骨自精神。岂随桃李争春色，独抱真心待故人。这，便是水仙教给闽南人的最朴素的真理。